

生活散记

杜梨花

□王爱鱼

回老家给侄女操办喜事,一脚刚踏入村口,盎然的春意便扑面而来。放眼望去,整个村子姹紫嫣红。桃花肆意张扬,红得似火,灼人眼眸;杏花则带着几分娇羞,白得像云,轻盈飘逸;还有不知名的野花,这儿一丛,那儿一簇,铺满了每个角落。走在乡村小道上,泥土混合着青草的气息直钻鼻腔,让人忍不住想大口呼吸,将这份生机都纳入体内。

这般春色令人沉醉,走着走着,不经意间抬眼,瞧见一处院落。墙头之上,一片朦胧的白好似冬日残留的积雪,在这五彩斑斓的春日里显得格外醒目,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脑海中迅速检索,却怎么也想不起这会是什么花。怀揣着好奇,脚步不自觉加快,迫不及待想要一探究竟。

走近了,才惊喜地发现,原来是一树杜梨花。与一旁娇艳妩媚的桃李相比,杜梨花宛如一位遗世独立的佳人,自有一番韵味。它的花瓣洁白如雪,纯净得没有一丝杂质,像是大自然用最细腻的笔触精心勾勒而成;嫩黄的花蕊,恰似被精心雕琢的艺术品,点缀在洁白花瓣中央,散发着柔和的光芒。花朵小巧玲珑,却开得极为繁茂,层层叠叠地簇拥在一起,像是在枝头举办一场盛大的聚会,密不透风,让人不禁惊叹生命的热烈与奔放。

微风轻柔拂过,整棵杜梨树仿佛被赋予了生命,花枝轻轻颤动,一片片花瓣如雪般簌簌飘落,似一只只洁白的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与此同时,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那股质朴而纯粹的芬芳,悠悠地萦绕在四周,瞬间将我笼罩。一时间,所有的烦恼与疲惫都被这股清香驱散,身心沉浸于宁静与美好之中,满心只剩下对这一树繁花的赞叹,以及对故乡春日的深深眷恋。

沉浸在杜梨花的美好中,思绪不自觉飘远。杜梨,又名棠梨、土梨。在乡间,它向来是不起眼的。它结出的果实个头小,咬一口,酸涩的味道瞬间在口腔里弥漫开来,让人忍不住皱眉。也正因如此,它常常被人们忽视,不受待见。犹记小时候,村里的杜梨树少得可怜,两只手便能数得清楚。记忆最深的,当属村南掌那棵杜梨树,它歪歪斜斜地倚在地头,枝头被人截取,只剩下一根光秃秃的枝干。可即便遭受这般磨难,那枝干上依旧倔强地长出嫩绿的叶子,尽情彰显着顽强不屈的生命力。至于它究竟何时开花,我实在记不清了,只模糊记得,那时早晨去割猪草,我们有时会顺手摘些嫩绿的杜梨叶子,拿回去充当猪草。

在乡人眼里,杜梨树似乎是无关紧要的树木,可在母亲的心中,它却异常珍贵。我老家的院子原本空空荡荡,母亲为了让我们能吃上水果,先后种上了杏树、桃树。而我最想吃的是梨子。可梨树需要嫁接,母亲便不辞辛劳地从村外刨回了两株杜梨幼苗,种在了院子里,满心期待地说,等到来年春暖花开,就将它们嫁接成梨树。为此,她把积攒了半月的鸡蛋,拿去卖了,买了一盒香烟,请来村里的嫁接能手,才顺利完成嫁接。几年的时光转瞬即逝,梨树长得高大挺拔,每逢清明时节,梨花盛开,院子里就如同飘来了两朵洁白的云朵,美不胜收。

杜梨,其实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具价值。它身上的刺粗壮且长,一寸左右,十分牢固,不易脱落,刺伤性很强。正因如此,祖先们将它的枝条堆放起来堵塞门洞,用以防止野兽进入。久而久之,“杜”便有了“堵”“关闭”的含义,“杜门谢客”这一说法也由此诞生。杜梨的果实不仅可以食

用,还具备药用价值。消化功能欠佳的人,用杜梨和山楂煮水饮用,能够起到健胃消食的作用。《本草纲目》记载:“酸甘涩,寒,无毒”“烧食止滑病”。此外,杜梨的叶、枝、根都能入药。其根和叶有润肺止咳、清热解毒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肺燥咳嗽、急性眼结膜炎等病症。在云南建水,有一道名为清炒棠梨花的美食。制作时,先选取新鲜的棠梨花蕾,经过焯水去除苦涩味,随后加入干辣椒、酸菜、韭菜进行爆炒即可。这道菜色泽诱人,清香扑鼻,口感鲜嫩爽滑,是当地极具特色的美食。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杜梨更多地作为观赏植物被广泛栽种,无论是乡村庭院,还是城市绿化带,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杜梨已然成为优良的观花观果植物,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

自古以来,杜梨(棠梨)花在文人墨客笔下,承载着独特意象。唐代刘商在《送元使君自楚移越》中,以“东风二月淮阴郡,唯见棠梨一树花”,借春风中独放的棠梨,暗示友人赴任孤寂,又以花色暗赞其清廉。到了宋代,陆游在《二月二十四日作》里写下“棠梨花开社酒浓,南村北村鼓冬冬”,表面描绘杜梨花开、社酒飘香、村鼓热闹的春景,实则暗指农耕时节将至的忙活。明代张金在《古塘即事》中,“乡村春色无人管,开尽棠梨几树花”,借无人赏鉴的野梨花,勾勒田园春日的寂寥之美,抒发对自然本真的珍视。

杜梨花,在岁月的长河中,见证着故乡的变迁,承载着无数人的回忆与情感。它虽平凡,却有着坚韧的生命力;它虽质朴,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每一次看到杜梨花绽放,都仿佛是与故乡的一次深情相拥,那些关于童年、关于母亲、关于乡村生活的点滴,都在这洁白的花瓣间一一浮现。

“嘉河杯·唤醒乡愁” 主题征文

芥菜花开

□侯保军

芥菜,别名众多,护生草、芊菜、净肠草、地米菜、地菜、鸡心菜、菱角菜、鸡脚菜、薺菜等皆是。早在2500年前,我们的祖先便开始琢磨:这在春天田间地头肆意生长的野菜,怎样烹饪方能更加美味。《诗经·邶风·谷风》中就有记载:“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故乡的芥菜花又开了。土黄色的路边,到处星星点点开着洁白的芥菜花,宛如星星的眼睛,在春风里一眨一眨的,泛着春天脉脉的情愫,透着满眼的童真,更像妹妹那闪烁着亮光的瞳仁。

故乡那条黄土路,斗折蛇行,一直向西延伸,犹如母亲宽大的黄围巾,系在麦田那绿色的脖领上。春风将它折叠成来回摆动的“之”字形。春风轻拂,沉睡了一冬的土地渐渐苏醒,芥菜花也抖擞起精神,星星点点地冒了出来。

洁白的芥菜花,小巧而精致,恰似细碎的繁星,散落在黄土路的两旁。它们或三两簇拥,或独自绽放,在土黄底色的映衬下,显得愈发清新素雅。那嫩白的花瓣,带着几分羞涩,微微颤动着,仿佛在与路过的风轻声细语。

这个时候,穿着粉红色兜兜裙的妹妹,胖乎乎的小手提着竹篮,手里握着一个小铁刀,欢快地走在开满芥菜花的田野上。我和妹妹跟着母亲下田地去拔芥菜花。妹妹蹦蹦跳跳地在路上奔跑着,不经意间,裤脚就沾上了芥菜花的花粉和细碎的花瓣,就连她那粉红色的小脸上,也印上了冬寒留下的细微痕迹。

我跟着母亲,领着妹妹来到田地拔芥菜。母亲扛着锄头,到麦地里锄草。田地里的芥菜叶片肥厚鲜嫩,白色的花在绿色的麦田里,宛如梨花带雨般美丽。麦田里,不但有芥菜花,还有开着红色小花的灯笼棵,开着黄色小花的米毫,有几只蝴蝶正停在上面。但母亲是不让我和妹妹进麦田的,怕我们不小心踩倒了刚从冬眠中苏醒,才发出几根嫩黄色麦苗的麦子,踩折了它们可是会让夏日的麦子减产的。

母亲会把各种颜色的杂草锄掉扔出田地,我和妹妹便在路边拾草。家里的猪、鸭、鹅、鸡都吃草,而且芥菜还可以用来做菜饼、包饺子、煮菜吃,在那个春天,这可是全家和牲畜的主食呢。我和妹妹干得热火朝天,她的小脸渗出了汗水。母亲鼓励我们说:“鸡吃了这些草下蛋,咱们就能吃鸡蛋;鸭鹅吃了能快快长大,卖了钱就可以买新书包;猪吃了到过年就能卖钱,给你们买花衣裳。”我和妹妹开心地笑着,我揪下几朵红黄相间的漂亮野花,插在妹妹的发辫上,觉得她美丽极了。

母亲背了一大筐青绿绿的芥菜,我和妹妹用木棍抬了一大提篮,我们快快乐乐地回到了家。母亲把老的芥菜用来喂猪、喂鸡、喂鸭、喂鹅,把鲜嫩的留下来包饺子。在那个年代,包饺子只有在年节或者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才会做。但那天正好有前一天炼肥油剩下的油渣,油渣芥菜水饺,在我和妹妹眼里,那可是人间美味。

母亲包饺子的手艺是她面食中的拿手好戏。她捏出的水饺胖胖的,肚子大大的,滚瓜溜圆,一个个翘着鼻子、咧着小嘴,排列得整整齐齐。在我眼里,它们不但像金元宝,更像蹲在地上的咧嘴笑的胖娃娃。母亲说,要捏成十二角的水饺才圆满。我和妹妹学了半天,结果包得龇牙咧嘴,到处漏馅,脸上也抹得白一块花一片的。母亲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说我们别包了。

母亲在土坯的灶房里下水饺了。她用木勺子轻轻搅动着铁锅里的水饺,那些水饺如同一个个精灵,翻着白胖的身体,在沸腾的铁锅里欢快地游动。它们在水中翻滚、碰撞,仿佛在跳着欢快的舞蹈。不一会儿,一个个饺子从锅底浮上了水面,圆鼓鼓的,像一群淘气的孩子露出了脑袋。

橘红色的火苗舔舐着锅底,映照着母亲的脸庞,那脸上洋溢着淡淡的满足。水汽氤氲,模糊了母亲的身影,却清晰了记忆中家的味道。

我和妹妹静静地站在一旁。每次母亲煮水饺时,我总会在旁边眼巴巴地等着,盼着能快点吃到那美味的饺子。锅里的水饺又浮起了一层,母亲轻声说道:“饺子好了。”那声音里满是家的温暖。我和妹妹一人抱着个大瓷碗,向锅台冲去。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了桌,那白白胖胖的饺子,表皮晶莹剔透,隐约能看到里面鲜嫩的馅料,让人忍不住垂涎三尺。香气四溢,那是家的味道,是母亲的爱。

对于芥菜,母亲还会用它做各种面食和菜品,芥菜菜饼、芥菜油钢搭、芥菜卷子、芥菜面条、芥菜窝头、炒芥菜、水煮芥菜、凉拌芥菜,还会油炸芥菜鱼。在那个物质贫困的年代,是母亲用芥菜做成的饭菜,把年幼的我们在每个春天里一天天养大。

芥菜被民间称为“天然抗生素”。《本草纲目》记载其“明目,益胃”,《名医别录》中也写到“主利肝气,和中”。芥菜含有橙皮甙、乙酰胆碱、芥菜酸、季铵化合物等物质,橙皮甙能够消炎抗菌,有增强体内维生素C含量的作用,还能抗病毒,因此芥菜获此美誉。

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芥菜上市的时节,价格卖到四五元一斤,却依然供不应求。

故乡的芥菜花又开了,开在父母的坟上。那洁白的芥菜花,就像是父亲和母亲从那个世界里瞭望我和妹妹的眼睛……

诗词曲赋

揣一揣炊烟,雾裹的乡愁便漫溢出来

(外一首)

□泓 泉

炊烟不厌倦漂泊
永远缠绕着故乡的轮廓
贴在青瓦上的诗行,被风
唱了又唱,端详着岁月的平仄

沙沙响的麦浪,放不下
田埂上奔跑的旧时光
用暮色晕染的水墨
勾勒出一垄垄回忆的形状

老井的呼吸十分粗粝
把每一缕过往
都酿成清酒
在杯中晃出故乡的倒影

蛙鸣裹着田野
将星光唤作故人
一同碰响寂静的夜
更多童年的梦便涌了出来

折叠的时光啊
哪一缕风才是归乡路
灰白色的炊烟
是老屋未散的愁绪
还是游子剪不断的牵挂

揣一揣炊烟
雾裹的乡愁便漫溢出来
沾湿了记忆的信笺
独留我在异乡
反复咀嚼故乡的模样

柳絮给炊烟织一层柔纱

像给乡愁系一条丝带
暖风吹过
丝带飘向远方
每一次飞扬都牵扯着
记忆的弦

炊烟始终在飘
飘成游子的坐标
在晨露里,在暖阳下
在每一次回望的刹那

雾裹的乡愁越积越浓
凝成一滴露
悬在春天的末梢

春雨要把父亲这本书读完
春雨淅沥,叩响时光的褶皱
它要把父亲这本书读完

翻到第一页
阳光氤氲童年
赤脚追着风筝跑
南川河里的云被风揉碎
拼成糖的形状

再翻几页
雨打湿少年的肩
行囊单薄,走向远方
春雨读他眼中的星火与茫然
每一步脚印,都晕成墨痕

雨落进汗滴里盘旋
犁铧切开土地,希望入田
春雨数他掌心的茧、脊骨的弯
艰辛凑成厚重的章节

翻至晚年
雨丝抚过银发
是岁月批注的叹
春雨读他沉默里藏着的暖
像读深情铺陈的笺

春雨合上书页轻颤
池塘的涟漪,是它读后的念
父亲这本书啊
永远摊开在人间
每一页都渗透着爱与眷恋

父亲这本书在泥土里发芽
种子攥着他的名字
根须向下
新芽向上
每片叶子都在寻找爱的下一站

